

錢基博述

駢文通

錢基博

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

書名	駢文通義
著述者	錢基博
出版者	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
印刷者	上海麥特赫司脫路四一四號 天星久記印刷公司 電話三二四〇四號
出版日期	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版
裝訂冊數	平裝一冊
定價	大洋二角
總發行所	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
分發行所	各省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局
本書編號	188

# 國學基礎叢書編纂要旨

吾國古書，浩如煙海，刊本流傳，禁若亂絲，承學之士，別擇維艱。本局有鑒於此，特廣延專家，重加整理，爰有國學基礎叢書之輯，將使學者執簡御繁，考鏡源流，識中華固有之文化，知吾國性之所繫，發揚廣大，毋自暴棄也。

本叢書所收，均四庫重要之籍，為人人所必讀者。經如書、詩、禮、春秋、左氏傳、公羊傳、論、孟等，史如戰國策、史、漢、三國、五代史、文史通義等，子則老、莊、荀、墨、韓非各家，文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訖近代，詩、文、詞、曲、傳奇、小說，凡屬名著，無不擇尤排印。

本叢書整理工作，略舉如次：

甲 考證 於書本之真偽及作者生平事蹟等，加以精密之考查。

乙 校讎 注重於底本之選擇，及衍誤套字錯簡之改正。

丙 標點 就原書明分段落，加標點符號。

丁 注釋 生僻之字，難解之義，均加音釋。其有原注者，即錄原注。

戊 研究 述全書學術思想之大要，及其影響，並讀法。

己 批評 搜集前人之批評，問附編者之意見。

庚 附錄 取先哲短篇論著之有關係者，附印書後。

本叢書各選注人，擔任某書者，必對某書有深切之研究，與心得，原稿大都曾在學校講授，屢經試驗，屢經修改，非草率成書者比。故各高中大學採作國學教本，在教學雙方，均感便利。

本叢書凡足以示學術之途徑，博學者之興趣者，搜羅敘述，不厭求詳。惟百密一疏，容有未免。當世鴻達，如蒙指示謬誤，以收攻錯之益，幸甚。

上海大華書局編輯部謹啓

# 駢文通義敘目

原文第一

駢散第二

流變第三

典型第四

漫話第五

論駢文者，觀記所及，宋人有王銍四六話，謝伋四六談塵，清人有彭元瑞宋四六話，孫梅四六叢話，皆以四六爲主，不過駢文之枝子，而未見古人之大體。近人孫德謙撰六朝麗指，截斷衆流，獨以駢體立論，而探源於六朝，又惜辭繁而情隱，鯁生末學，未易測其指要。博於駢文，非專家；顧自少小耽誦蕭選，而三十歲以後，於李兆洛駢體文鈔，王先謙駢文類纂，彭元瑞宋四六選，曾煥駢體正宗，屠寄常州駢體文

錄五家言，循繹數過；而汎濫及於嚴可均，全上古三代漢魏南北朝文，全唐文。靡所不畢究；因以闕見源流正變所在，而李之駢鈔，恢張漢魏以植散行之骨；王之類纂，極論才氣以閱駢文之規；尤能觀駢散之會通，而足樹楷模於斯文者也！發凡起例，撰爲是冊，乃知儷體之宗文言，遠出劉勰文心雕龍；而不始於阮元文言說。潛氣之欲內轉，始見朱一新無邪堂答問；而不創於孫德謙六朝麗指，後賢矜其創獲，昔人之所唾餘，蒼萃衆家，蘄於通方，而帙無貪多，言欲鈎玄。心知其意，所望好學。無錫錢基博序於上海光華大學之東院，時在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。

# 駢文通義

無錫錢基博述

## 原文第一

說文：駢，駕二馬，并聲；古義訓併，或訓並，皆謂偶也。劉勰有作，抉發文心，以爲：「文之爲德，與天地并生。造化賦形，支體必雙。神理爲用，勢不孤立。心生文辭，運裁百慮，高下相須，自然成對。」此見文之用偶，出於天然。而柳宗元乞巧文，「駢四儷六。」此文稱駢儷之始。仁和毛先舒稚黃爲宜興陳維崧其年湖海樓儷體文序，論文之有儷體，原本兩儀，亦宗經誥，其說本文心雕龍之麗辭篇。厥後儀徵阮元芸臺張皇其義，以爲文言說，而原文之所自起，以爲「凡偶皆文也；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，乃得名曰文。文，象其形也。」考工記曰：青與白謂之文。說文曰：文，錯劃也，象交文也。古文無筆硯紙墨之便，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；其著之簡策，亦有漆書刀刻之勞；匪如今人下筆千言，言事甚易也。說文：「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」左傳曰：「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」此何也？

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，以口舌傳事者多；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治事者多；故同爲一言也，轉相告語，必有愆誤；是必寡其詞，協其音，使人易誦易記，無能增改；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，始能達意而行遠。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；此千古文章之祖也。文言一篇，不但多用韻，抑且多用偶。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，詮釋四惠之名，幾費修詞之意，冀達意外之言；要使遠近易誦，古今易傳。而世之爲文章者，不務協音以成韻，修詞以達遠，使人易誦易記；而唯以單行之語，縱橫恣肆，動輒千言萬字，不以爲煩。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，論難之語；非言之有文者也。非孔子之所謂文也！自齊梁之後，溺於聲律。彥和雕龍，漸開四六之體。至唐而四六更卑。狀文體不可謂之不卑，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。昭明所選，名曰文選。蓋必文而後選，非文則不選。凡以言語著之簡策，不必以文爲本者，皆經也；子也；史也，皆不可專名之爲文。而專名曰文者，自孔子易文言始。此篇奇偶相生，音韻相和，如青白之成文，如咸韶之合節，非振筆縱書者比也。故昭明以爲經也，子也，史也，非可名之爲文也。名之爲文，必

義歸翰藻而後可也。自唐宋韓蘇諸大家，以奇偶相生之文，爲八代之衰，而矯之；於是昭明之所不選者，反爲諸家所取；故其所著者，非經卽子，非子卽史，其合於昭明所謂文者鮮矣！其不合之處，蓋在奇偶之間。經史子多奇而少偶，故唐宋八家不尙偶。文選多偶而少奇，故昭明不尙奇。如必以比偶爲非古而卑之，則孔子之名其言曰文者，一篇之中，偶句凡四十八，韻語凡三十五，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！

『文見研經室集。亦越百有餘載，其鄉人劉師培、申叔益推承厥指，以著廣文言說，辭加該備。其略曰：『文字初興，勒書簡畢，有漆書刀削之勞，抄寫非易，傳播維艱，故學術授受，仍憑口耳之傳聞；又慮其艱於記憶也，必雜於偶語韻文，以便記誦；而語言之中有文矣！及以語言著書冊，而書冊之中亦有文。觀於三代之書，諺語箴銘，實多韻語。若六藝之中，詩篇三百，固皆有韻之詞；卽易書二經，亦大抵奇偶相生，聲韻相叶。而爾雅釋訓子子孫孫以下，用韻者亦三十條。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，不雜偶語韻文；則以昭書簡冊，縣布國門，猶後世律例公文，特設專門之文體也；故與文



言不同。降及東周，直言者謂之言，論難者謂之語，修詞者謂之文，而易文言曰：「修詞者立其誠。」說文：「修飾也。」詞之飾者乃得爲文，不飾詞者，卽不得謂之文，不獨言與文分，亦且言與語分。故出言亦分文質。言之質者，純乎方言者也。方言者，猶今俗語也。說文

序云：秦代以前，諸侯各邦，文各異形，言各異聲，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，皆有特別之語言文字矣。

言之文者，純乎雅言者也。

阮芸臺曰：雅言者，猶今官話也。雅，與夏通；夏爲中國人之稱，故

雅言卽爲中國人之言。爾雅者，乃方言之近於官話者也。

春秋之時，言詞惡質，故曾子戒遠鄙倍，荀子譏爲俚語，而一語

一詞，必加修飾。左傳曰：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又曰：「非文辭不爲功。」文辭猶

言文言也。文言者，卽文飾之詞。孔子言「詞達而已」，卽不文飾之詞也。言「詞達

而已」，不言文達而已；足證詞與文不同，詞非文也。至春秋時代之書，亦大抵文與

語分。文近於經，語近於史。故曾子作孝經，老子作道德經，屈原作離騷經，皆雜用偶

文韻語者也。若春秋左氏傳以及國語國策諸書，乃史官記言記事之遺，非雜用偶

文韻語者也。至諸子之書，有文有語。荀子成相篇，墨子經上下篇，皆屬於文者也；莊

列孔孟商韓，皆屬於語者也。文猶後世之文詞，語猶後世之演稿。惟古人言詞，一經

書冊之記載，或加潤色之功，致失本文之舊。俞氏蔭甫懋謂左氏一書，由丘明潤色，非其本文之舊也。則語而飾以文矣！又古代之初，虛字未興，罕用語助之詞，故典謨誓誥，無抑揚頓挫之文；後世以降，由實字假爲虛字，渾噩之語，易爲流麗之詞；文士互相因襲，致偶文韻語之體，亦稍變更。則文而涉於語矣！西漢代興，文區二體，賦頌箴銘，源出於文者也；論辯書疏，源出於語者也。然揚馬之流，類湛深小學，故發爲文章，沈博典麗，雍容揄揚，注之者旣備述典章，箋之者復詳徵詁故；非徒詞主駢儷，遂足冠冕西京！東京以降，論辯書疏之作，亦雜用排體，易語爲文；魏晉六朝，崇尚排偶，而文與筆分。偶文韻語者謂之文，無韻單行者謂之筆。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，多以文筆並言；則當時所謂筆者，乃直樸無文之作也。或用之記事之文，唐書蔣楷傳：唐修國史，世

稱其筆，亦爲記事之文。張說稱大手筆，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。故孔子作春秋，必言筆削；陸機文賦，不及傳誌碑版之文，蓋以此爲史體，非可入之於文也。

或用之書札之文，

漢書稱谷永善筆札，而晉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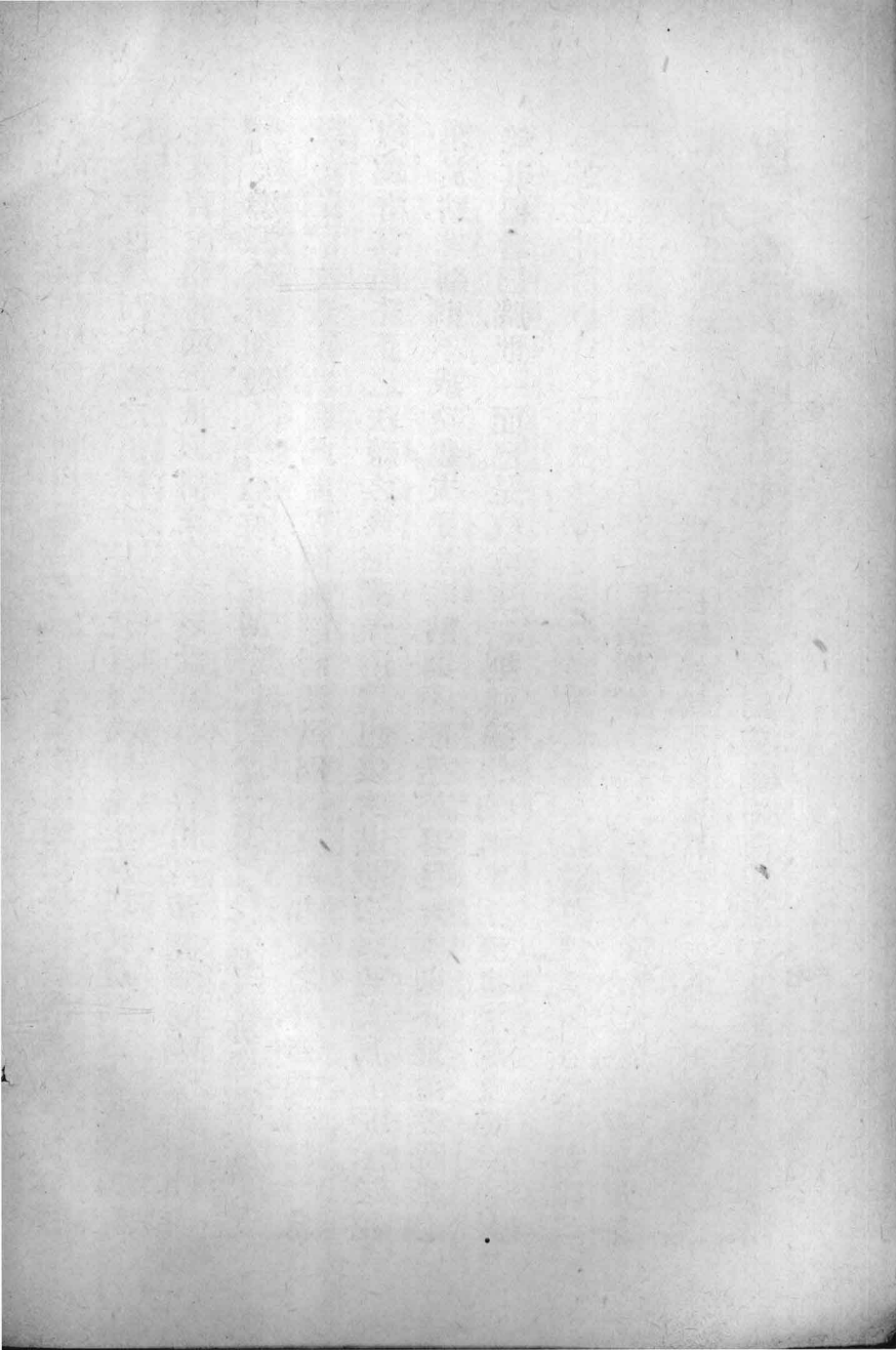
亦言樂旨潘筆，皆指書札之文而言之也。

體近於語，復與古人之語不同；蓋魏晉之時尙清談，卽古人所謂語

也；而筆則著之書冊，故又與古人之語不同。梁元帝金樓子云：「至如不便爲詩如

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汎謂之筆。吟詠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劉彥和文心雕龍云：「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。無韻者，筆也；有韻者，文也。」文筆區分，昭然不爽矣！故昭明之輯文選也，以沈思翰藻者爲文。凡文之入選者，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；卽間有無韻之文，亦必奇偶相成，抑揚詠歎，八音協暢，默契律呂之深，故經子諸史，悉在屏遺。是則文也者，乃經子諸史之外，別爲一體者也。齊梁以下，四六之體漸興，以聲色相矜，以藻繪相飾，靡曼纖冶，文體亦卑；然律以沈思翰藻之說，則駢文一體，實爲文體之正宗。降及唐代，韓柳嗣興，始以單行易偶排，由深趨淺，由簡入繁，由駢儷相偶之詞，易爲長短相生之體，希蹤子史。然繩以文體，特古人之語，而六朝之筆耳！故唐代之時，亦稱韓文爲筆。劉禹錫祭韓侍郎文云：「子長在筆。」趙璘因話錄曰：「韓公文至高時，號韓筆。」是唐人不以散行者爲文也。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，以爲文起八代之衰。明代以降，士學空疏，以六朝之前爲駢體，以昌黎諸輩爲古文；文之體例莫辨，而近代文學之士，謂天下文章，莫大乎桐城！於方姚之文，奉爲

文章之正軌；由斯而上，則以經爲文，以子史爲文；由斯以降，則枵腹襲古之徒，亦得  
 以文章自耀。而文章之真源失矣！惟歙縣凌次仲先生堪廷以文選爲古文正的，與阮  
 元文言說相符。而近世以駢文名者，若北江洪亮吉、容甫汪中、步趨齊梁西堂尤侗，其年  
 導源徐庾，卽穀人吳錫麒、驛軒孔廣森、稚威胡天游。諸公上者步武六朝，下亦希踪四傑；唐王勃、  
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爲四傑。文章正軌，賴此僅存！而無識者流，欲別駢文於古文之外，亦獨何哉？自  
 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，禮之後進，義無所讓也。爰次其說以發吾篇，所以原文之必  
 出於駢，非駢則不成文也。夫手足非駢，則不能迭施；耳目非兩，則不能遍察；而所以  
 筭其樞者曰腦，則一而已。是故非主一則無適，非兼兩不相濟也。述原文第一。



駢散 第一

夫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用偶用奇以成文。湘鄉曾國藩滌生送周荇農南歸序曰：「天地之數，以奇而生，以偶而成。一則生兩，兩則復歸於一；一奇一偶，互爲其用，是以無息焉。物無獨，必有對。太極生兩儀，倍之爲四象，重之爲八卦；此一生兩之說也。兩之所該，分而爲三，殺而爲萬，萬則幾於息矣。物不可以終息，故還歸於一。天地網蘊，萬物化醇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，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。一者陽之變，兩者陰之化。故曰一奇一偶者，天地之用也。文字之道，何獨不然！」文心雕龍探溯皇初以明反本修古之指，謂：「唐虞之世，辭未極文。而臯陶贊云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」益陳謨云：「滿招損謙受益。」豈營麗辭，率然對爾？易之文繫，聖人之妙思也。序乾四德，則句句相銜；龍虎類感，則字字相儷；乾坤易簡，則宛轉相承；日月往來，則隔行懸合；雖句字或殊，而偶意一也。」至毛稚黃爲湖海樓儷體文序，益藉主客送難以暢其論。

曰：『或謂三古六經，氣留淳樸；先秦西京，體並高古；焉用駢組，聿開浮華。豈知萬邦九族之語，已見諸虺誥。水溼火爆之句，亦載於文言。嚆矢權輿，引厥端矣。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，丞相斯之諫逐客，往復徵引，排比頗多；戰國龍門，云何損格！而陽湖李兆洛申者，乃纂錄駢體文鈔，以爲『唐宋傳作，無不導源漢魏。漢魏之駢體，卽唐宋散行之祖。』涇縣包世臣慎伯與楊季子書，則曰：『六朝雖尙文采，然其健者，則緩急疾徐，縱送激射，同符史漢；貌離神合，精彩奪人。』則是文之駢散，不相廢而相濟也。而曾滌生及近人興化李詳，審言更窮極流變，以明駢散興廢之故。曾滌生送周荇農南歸序曰：『自漢以來，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。遷之文，其積句也皆奇；而義必相輔，氣不孤伸；彼有偶焉者存焉。其他善者，班固則毗於用偶；韓愈則毗於用奇。蔡邕、范曄以下，如潘岳、陸機、沈約、任昉等比者，皆師班氏者也。茅坤所稱八家，唐韓愈、柳宗元、宋歐陽修、曾鞏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、王安石。皆師韓氏者也。傳相祖述，源遠而流益分，判然若白黑之不類。於是刺議互興，尊丹者非素，而六朝隋唐以來，駢偶之文，亦已久王而將厭。宋代諸

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；而蘇軾遂稱曰：「文起八代之衰，」非真其才之足以相勝，物窮則變，理固然也；故古文之名獨尊，而駢偶之文，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。』而李審言答江都王翰棗論文書，則曰：「文章自六經周秦兩漢六代以及三唐，皆奇偶相參，錯綜而成。六朝儷文，色澤雖殊，其潛氣內運，默默相通，與散文無異旨也；其散文亦爲千古獨絕。試取三國志注、晉書及南北兩史、酈善長、水經注、羊銜之、洛陽迦藍記，與釋氏高僧傳等書讀之，皆散文之致佳者；至今尙無一人能承其緒；蓋誤以雕琢視之，而未會其自然高妙也。唐之肅代以下文字，亦多追響南北兩朝；特韓柳稍異耳！夫韓柳亦偶也；觀其全集，何曾有子家言連犴恣肆，渺無畔岸，參廁其內！此道至北宋初元，師承未墜。自穆伯長、柳仲塗、蘇子美、尹師魯，倡爲古文，胸中初無所儲，而務紆其詞以爲古，曳其聲以爲韻，裁複爲單，改短爲長。歐陽、袁公雖師昌黎而小變其體，未爲背師法也。蘇老泉以布衣求之於縱橫名法家言，冀以自達；二蘇繼之，馳騁而好爲策士議論，重以比況爲長，文遂往而不返。後雖別



爲一派。而文章正宗不在是也。」

此書承審言先生抄稿寄示。

其大指在揚駢文而抑散文，此亦矯枉

之論。而文心雕龍則頗致戒於「氣無奇類，文乏異采，碌碌麗辭，則昏睡耳目。必使理圓事密，聯璧其章，迭用奇偶，節以雜佩，乃其貴耳。」是故討論體勢，奇偶爲先。凝重多出於偶。流美多出於奇。體雖駢，必有奇以振其氣；勢雖散，必有偶以植其骨。儀厥錯綜，致爲微妙。」嗚呼！此包慎伯所爲大聲疾呼，發以文譜者也！述駢散第二。